

杜工部草堂詩箋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八

大麻元年自赤甲遷瀼西所作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

隸即詩切附著也廣雅課第也

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

行下孟切周禮地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注者陰木秋冬注者鄭康成云陽木生南山陰木生北山秋官司寇狄氏掌攻章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冬官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時注材在陽則仲冬斬之在陰則仲夏斬之

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

詩汝墳伐其條枚毛萇傳枚曰條條曰枚

正直佺然

佺待鼎切輕促也

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

是缺是補載載條蕩

條先子切小竹也蕩徒黨切大竹也禹貢揚州條蕩伊仗支

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

昏黑控突

控管作撐控徒郎切突拖沒切控突觸也漢孔融控突官掖

夔人屋壁列樹

白菊

列一作例菊或作挑菊茨之屬也

鏤為墻

鏤謨官切朽也

實以竹示式遏

爲與庚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之徒莊子徐無

鬼籍黃帝至於襄城之野適遇牧馬童子請問爲天下小童子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誦武一

長夏無所爲客居課奴僕奴一作童清晨飯其腹腹一作腸持斧

入白谷青冥曾巖後十里斬幽木題人肩四根已亭

午下山麓山足曰麓天台賦義和亭午尚聞丁丁聲丁防耕切伐木声也詩小雅伐木丁丁功

課日各足蒼皮成積委積委多貌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

籬籬藉才皮切當杖苦虛竹苦謂虛心之苦竹也斬木爲楮取竹織籬跨于居而遮防猛獸也空荒

咆能罷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謂荒野之地虎

豹食人黨不知禁制必爲彼吞噬豈惟死於干戈者哉城中賢府主美饒受之守帥也處貴如白

屋謂不以駟賣自居也蕭蕭理體靜謂爲治清靜勿擾也蜂蠆不敢毒謂不敢

害人民如蜂蠆之毒愛民之至也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謂變人挿植藩籬以防虎患也

泊舟滄江岸

滄一作登

以客慎所觸

所或作無

舍西崖嶠壯霽

兩蔚含蓄墻宇

資屢屢修

屢一作累

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

熱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執之以微

寒共給酒一斛

甫之舟自蜀來泊止于此要當戒慎無觸此禍又况舍西山嶠雄壯含著猛獸極多墻壁貴乎

修葺是以課隸斬木取竹以爲軒櫺之備爾曹拍信行等冒熱往取竹木宜有以勞之泛菊伊迹給酒一斛報其勞仍以慰之微寒尔

園人送瓜

栢公鎮要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障瓜熟亦不早

南地多炎障瓜宜早熟今亦不早與北地無異唐志蜀地温食瓜冬

至栢公鎮夔園

栢中丞中郎也

滯務茲一掃

茲一作資

食新先戰士

謂嘗新而先與戰士少分甘美其能如乎兵也左氏文公十年傳晉侯食新矣

共少及溪老

溪一作窮謂遺國人送瓜

傾筐蒲鴿青

鴿着合切筐竹器也謂瓜色之青如蒲鴿也

滿眼顏色好竹

竿接嵌竇

嵌亡街切嵌山險也竇大透切泉竇也

引注來鳥道

鳥道乃飛鳥之道高貌

浮沉亂水玉

夔俗無井以竹筒相接引岩泉於屈曲鳥道之間遂以瓜浸其中或沉或浮如玉然寒水玉蓋水

日品也列仙傳赤
松子服水玉

愛惜如芝草

甫疾渴得瓜甚喜愛之如芝草也
質極鍊甘瓜賦三芝瓜處一焉

落刃嚼冰霜

開懷慰

枯槁許以秋蒂除

帶丁計切秋仍

看小兒抱

抱晉作飽謂可
以敵小兒也

東陵跡無絕楚漢休征討

昔秦

陵侯邵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給楚項籍漢高祖討秦
之亂自焚漢罷兵之後東陵瓜絕無有人能繼其美也

園人非

故侯種此何草草

今園人非故日之東陵侯避地以自給然能
種此瓜抑何勤耶草草辛勤貌按此篇兩用

草字雖同
而義則異矣

信行遠修水筒

引泉筒也

汝性不茹葷

葷許云切臭菜也莊子人間世
篇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

清靜僕夫內

信行乃童行也僕夫之內惟汝
性清淨不食葷腥故特愛之

秉心識本源

本一作根於事少滯

凝告子曰性猶湍水孟子曰有本者如是信行既
識心性之源本故遣之於事少有滯礙不通也

雲端水筒折

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

謂水筒為碎石所
礙以致水滯賴信

行以修疏
通其流也

往來四十里荒險崖石大日醺驚未食

作食

日入未暇食

貌赤愧相對

整其眉暑之勞也

浮瓜供老病

以引水

以浮瓜供我止渴疾也

裂餅常所愛

公食餅則裂其半以與之乃常所私愛乎信行者也故繼以答恭謹之言

也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

見其恭謹可以辨殿最上功曰

最下功曰殿信行之動詎要方士符

其利也昔鄭耽開井天下以濟人井無水投符井中邊有水詳見前注或曰神仙傳嵩方掌船行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或問此符之驗能為何事立即取一符投江中順流而下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

何假將軍佩

昔李貳師拔佩刀刺山而

泉飛歇恭整衣服拜井而泉出詳見前注

行諸直如筆

滑引水筒相投直如筆而不邪曲也

峴外

崎嶇不平貌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

一作枕大江屯徒渾切聚也

百頃平若按

青稻多千畦

碧泉亂插秧

通云已引溜加漑灌更僕

往方塘

更代也更番相代在視田也

决渠當斷岸

稻畦水太

更代也

更番相代在視田也

决渠當斷岸

更代也

更番相代在視田也

决渠當斷岸

更代也

更番相代在視田也

决渠當斷岸

滿恐侵傷稻故决之
幕血志决渠為雨
公私各地著
著略切食其志理
民之道地著為本
浸潤

無天旱
謂公田私家皆蒙浸潤之利各无
旱損故地著安土不至流散也
主守問家臣
大夫

曰家臣今使臣是也
家臣主守田野甫於補水婦
則引而問其田事行官乃
行之官即使臣也
分明見溪畔

視詳察其所以也
芊芊凋翠羽
芊芊一作芊芊謂以竹芊
相接補水如翠羽然也
剡

剡生銀漢
剡以井切剡剡竹末削殺貌
言塘水盈溢
鷗鳥鏡裏

來
言水之平
如鏡也
關山雪邊看
言浪之白
如雪也
秋菰成黑米
菰音孤
諫草也

生米可食
聊邊之菰至秋時黑米乃成熟也
本草菰又謂之茭白
燄
父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
其臺中有黑者謂之交菰
至石結實乃取

胡米也
西京雜記瓜之有
米者長安人謂之厥胡
精鑿傅白粲
鑿或作熱精鑿謂春檮

者三合也
言以菰米合白粲而飯也
玉粒定晨炊
王子年拾

左氏傳采食不饗
晉作注不精鑿也
之山名環上
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鵝高一丈
羣飛於湖際街換不用

之粟於環仁之上
粟生稷高五丈其粒破然如玉也
韓信傳晨炊黍
食
紅鮮任霞散
紅鮮謂魚色
終然添旅食
添食謂

期壯觀
謂耕作辛苦期收成之大
遺穗及衆多
詩甫田較有

杜詩卷六八
有也揚揮傳田中作苦
遺東此有滯

德伊嘉
婦之利

我舍戒滋漫

伊寡婦之利而我戒其滋漫
利於人而適於己之意也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

遠行曰邁老年畏遠邁姑次
夔州聊以舒長崩迫之懷也

愈

風傳烏雞

本草曰鷩子云烏
雞雞主風濕麻痺

秋外方漫喫

春外可以抱育而秋
外則充食而已本草

雞卵中白
皮亦治病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翻驅越制不禁喧呼

山腰宅課奴殺青竹

殺所實切削也楚人以此火炙終日憎赤
竹去其汁則不蠹謂之殺青終日憎赤

憤

憤晉依帽赤憤雞冠也謂雞終日喧呼聒人故憎疾之也搜神記
洛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有書生入亭端坐誦書夜半有人著皂

衣又有人冠赤憤來戶外呼亭主問誰寤寤而去書生更呼亭主問
面黑者誰曰此舍母猶也赤憤者誰曰老雞雞也汝是誰曰我老

也明日併殺踏藉盤按翻塞墜使之隔墻東有隙地
之草遂安靜

可以樹高柵

嫌雞采踏翻盤按乃使塞其徑於墻東
空閑之地用殺青竹立柵以杆之也

避熱

時來歸

來音

未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

令讀平声亭午暑熱雞避歸則又處
之有道織竹為籠單之使不得跳擲也

稀間可突過

可一作苦
間苦竟切

隙此角距還汚席我寬蟻蟻遭彼免狐貉厄又恐籠柵間

突以過鬻爪汚漫於几席故丁啞戒乎宗文詳為措置苟如應宜

所謀蟻蟻可寬其死而雞亦不為狐貉所害而得其便也

各長幼自此均勅敵勅長京切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

益見一作如自此長幼各得所宜勅敵必均皆終於成就非明明

領處分一二當剖析宗文且領吾數分當割斷分不昧風

雨晨雞能司晨風雨不逾詩鄭風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

喜亂離減憂感前當亂離之際而能守其法度則憂感鮮其流

則凡鳥其氣心匪石雞雖凡鳥善鬪取介有氣庸不改其度

可轉也何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去一作及撥除也謂雞外

疾也莊子未似尸鄉翁劉向列仙傳祝雞翁維人居尸鄉北山下

若冰將釋上畫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顛散錢去

而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止其旁後漢地理志偃

師有尸鄉十道拘留蓋阡陌阡陌田間道也尸鄉翁養雞之多

志尸鄉屬偃師不須籠柵惟拘留張蓋於阡陌之

聞今甫未能以之也風俗
通南北曰丹東西曰陌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
清旭步北林
小園背高崗
爾雅釋山
挽

葛上崎崙
崎公奇切崙音切嶠崙山貌地高謂攀援葛藤而上也
曠望延駐自飄飄

散踈襟潛鱗恨水壯
水壯非潛鱗所居喻
去翼依雲泐

避憎繳之害惟恐其不深遠
君子退避義誘亦若此也
勿謂地無疆
坤卦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劣於

山有陰
橫若無所容身不似也地雖廣大然盜賊縱
石椽遍天下

水陸兼浮沉
標音原木名其子如弓窮其皮可以禦飢時天
自

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
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
甫

登隴首山並遷至蜀又自蜀至襄或迫山或依水浩遠至今凡
十年亂離未平故傷之是以不免為潛鱗去翼荷避禍亂故也

園暗戎馬
謂長安之家
骨肉失追尋
謂弟妹逃難分散也
骨

肉節族之
時危無消息
老去多歸心
孤死首上不忘本也
屬連也

昔生長魂

夢不忘也

志士惜白日功名未立恐老之將至也

以客是藉黃金

謂費用

敢為蘇門嘯

晉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

而退至半嶺聞有聲如鸞鳳之音乃登之嘯也又世說蘇門山中有真人樵伐者阮籍注問之屹然不應籍對之長嘯籍還半嶺聞上音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庶作梁父吟

甫不政以真人自居但效諸葛長吟而已此謙辭也蜀志諸葛亮躬耕隆中好為梁父吟

雷

大旱山岳焦

莊子逍遙游篇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熱

密雲復無雨

一作密雲覆如

兩小畜卦

南方瘴癘地

罹此農事苦

謂邦

早濟雨使童男童女歌舞以樂神也

峽中喧擊鼓

峽中風俗大旱則擊鼓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巫而舞雩

真龍竟寂寞

土梗空

俯僕

梗古杏切土梗土龍也俯

吁嗟公私病稅歛缺不補

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

數所具切謂百姓以旱之故無以供稅歛鞭撻成瘡痍也

暴

歷或前聞暴步木切歷鳥光切歷齊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

引篇殺公召勝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歷而奚若曰天則不

雨而暴人之疾子產母乃不可左傳僖二十七年夏旱公欲焚巫歷

臧文仲曰非早備也巫歷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勿鞭巫非稽古

生若龍為早林之熾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

暴歷鞭巫皆不傳古制苟惟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

行此道所以遺怒上帝也

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惟

偃息甲兵人物樂業賦斂無盡取於民儻遇水旱歸之天教如堯有

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不為災此陰陽之常數也莊子秋水篇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非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

食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損齊者以畜積多

而備先

具也

新二

者存

一端

愆

陽

不

猶

愈

嗚

宵

雷

殷

於

謹

切

雷

聲

風

過

齊

萬

弩

言

風

復

吹

霹

靂

散

言

雷

雖

鳴

將

欲

雨

又

為

風

所

吹

陰

而

風

為

虛

覺

神

靈

聚

神

靈

聚

以

為

雨

風

既

散

靈

覺

聚

爾

氣

鳴

腸

風

既

散

靈

胃融

暍於暑切傷暑也

汗滋衣裳汚

汚一作腐

吾衰猶計拙失望

築場圃

今既早乾是以農事失望詩豳風九月築場圃

火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

夔俗旱則擊鼓焚山意欲怖蛟龍以致雨也

爆嵌魑魅泣

爆皮敷切謂火爆嵌巖而山鬼驚哭也

崩

凍嵐陰昡

昡依古切日光也謂匣寒之處亦為火所崩迫故嵐陰如日之光明也

羅落泝百泓

泓鳥宏切水深貌謂百泓之泉為火所灼皆如羅泝也

根源皆萬古

萬一作太謂夔俗焚山求雨乃自古然也

青林一灰燼

言林燼之色皆成灰燼也

雲氣無所處

言雲氣無所歸也

宋玉高唐賦風止

無處所

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棹勝

謂火勢欲焚崑崙也

煙柱

河棹一作河棹勝一作騰煙柱謂燭也

光瀰洲渚

瀰香斬切火也謂火光瀰滿洲渚也

小洲曰渚醒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

聲吼一作吼爭神物已高

飛不見石與土

不一作只神物指言神龍也變俗於山欲驚怖較龍然龍為神物高飛遠引而不可見所雷者

惟石与

士而已

爾宜要諉讞

要讀平聲讞徒谷切

憑此近熒侮

非推要速諉謂為此牽者

藪亦近乎然海

薄閑長吏憂甚昧至精主

謂閑近及郊閑

長吏郡守縣令

鬼神果何益耶

也長吏憂恐火勢延及然則為民主者要當以精誠上

格庶幾化禍為福今乃於害草木昆蟲豈不昧於理乎

遠遷誰撲

滅書盤庚上若火之燎

將恐及環堵

謂行儒有

流汗卧江亭

更深氣如縷

深恐火勢不止延及環堵之室甫抱肩疾既遇旱熱復遭火氣酷烈竟更尤深喘殘如絲縷不絕也

雨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

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山雷

殷於鍾切雷聲

白公變氣候

朱炎安在哉

白屬秋朱屬夏謂夏得雨而氣候變為秋也

高鳥濕不下居人

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為誰哀

珮謂神女所為之佩也

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

昔楚襄王夢与神女遇侍臣宋玉為作高唐賦曰昔先王遊高唐怠

而書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神女也聞君遊高唐願薦寢席又神
女賦楚襄王夜寢夢與神女遊其狀甚麗寐而夢之寤不自識謂
不寐張然未去夢強謂昔先王乃指懷王今誤以為襄王
實實翠龍駕駕駕謂神女所乘之
雷與之方雨冥之高
唐賦此為旌翠為駕
多自巫山臺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巖峽中倚山居民如巢穴也下臨不測江謂

水面中有萬里船峽江東通浙西通蜀往來多万里之舟也多疾紛倚薄倚薄謂事

之朋迫也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嘉名

賢嘉一作喜謂喜得李丈也孤陋忝末戚等級敢比肩比肩去声人生意頗

合頗一作氣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僕二日共一筵兩自以貧賤不敢比

肩李丈然李丈志意相投今吾甫為連袂之揚論展寸心劉琨書揚

交或遣僕共筵禮數周至南深感之也壯筆過飛泉鷹義詩念子筆力壯曹植作王粲謀發

成美價存此以章之明經比李丈也前漢韋賢字長孺進授宣帝詩為丞相少子立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故鄒陽諺曰

遺子黃金滿子山舊業傳又必庾之能文比李丈也周音更

不如教子一經信字子山父有吾為梁太子中庶

子掌書記徐陵又信並為抄撰李士信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不

文並綺麗世號徐庾後仕周聘于東魏文章盛為鄴下稱謂不

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昔韓信軀長八尺漂母哀而且為

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回白帝棹南入黔陽天黔其

黔陽屬武陽郡南自峽中南入黔州泝輕煙切從

調泝公李丈故作是詩以序別也志泝屬右扶

風泝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按舊唐書迥出諸侯先封內如

上元初為梁州刺史山南西道防禦使

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一作金莖掌一作金掌露

故事漢武建章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王

肩斂之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莖西京賦立修莖之仙

掌承露表

之清露

正直朱絲絃以况李公之正直也昔在堯四岳

今之黃穎川以堯之義和漢之黃于邁恨不同所思無

由宣遠行曰邁所行既不同故所思難山深水增波謂謁李

宣謂此別之後莫寫相思之情也

山水之解闕秋露懸後侯陳番傳番為樂安太守郡人有周璆

更且也

高黎之士則及限于召命竟詩至佳番花

致焉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又徐擇傳東番為太文游雖云又

守在不按實客唯徐釋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今李文解榻懸榻以待甫正當秋月節

主要月再圓去則懸之今李文解榻懸榻以待甫正當秋月節

以客遊既久為辭主人更要晨集風渚亭謂李丈醉操雲嶠

篇徐陵醉中作白雲出遠嶠詩明日酒醒讀之丈夫貴知己之

相知貴相知心知已乃知心也歡罷念歸旋旋句緣切謂酒罷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從才用切王侏曰韶比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

令弟尚為蒼水使成乃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按黃帝中經歷

代聖人所記因夢見赤發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

子斯故來候之謂禹曰欲得止神書齋於黃帝之岳岩之下禹退齋

三日庚子登死委山得金名家莫出杜陵人長安有南北杜

蕭玉字之書通水理也名家莫出杜陵人最為名家也故

人五公謂太尉田蚡長陵人太司馬張安世司空朱博並杜陵人司空平當大司馬韋賢並平陵人也比來相國兼

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時崔旰寇成都杜鴻漸以黃門侍郎領相職入蜀以平其亂遂還朝也

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拖訛何切也莫度清秋

吟蟋蟀前漢王褒領蟋蟀侯秋吟備安爲閨一作閨甫也博斬莫空度時節淹醉於蜀早歸論功畫像必樓閣也昔漢宣帝畫功臣於樓閣見前注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淮南天文訓日至于虞淵是謂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

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

絕塞愁時早閉門對虎喻盜賊也不可以留豺虎亂南方實有

未招魂公自言也客於南楚竟魂飛越實爲未招也宋玉憐屈原作招魂篇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表流汗低垂氣不蘇

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

寒水玉乃水精也菰乃蒲也成於冷秋二者皆涼故乞願爲之也

何似兒童歲

作何一作那

風涼出舞雩

論語先進篇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平折風乎舞雩諫而歸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

瀘龍都切瀘水出瀘州屬蜀道

閉戶人高卧

歸林鳥却迴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

空一作聞想見陰

宮雪風門颯踏開

宮中暑月積雪爲山取其陰涼也搜神記大明山中有虎頭公若陰欠冬夏恒寒無別

朱李沉不冷

魏文帝書沉朱李於寒水

彫菰炊屢新

彫菰即胡米也沈休文詩彫菰方自炊

將衰骨盡痛被褐味空顛

被褐言其賤也褐本或作褐於歌切傷暑也

斂翁炎

蒸景

徵許勿切

飄飄征戍人十年可解甲爲爾一露巾

成者十年不解甲休息也

示獠奴阿段

獠張絞切夷名此命阿段理筒引水以濟消渴也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

溼萎喚人以竹筒引山泉其筒偶滯塞而不通故郡人夜爭餘溼阿豎子尋源獨不聞阿

尋源理筒而使水通也病渴三更迴白首謂得此水以傳聲一注濕阿

青雲謂埋筒之後泉曾驚陶侃胡奴異嚴武鎮蜀南依之武

胡奴以見意焉按晉書袁宏傳胡奴陶侃之子也宏若東征賊備述

過江諸公名德而不及侃胡奴因於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公勳節在

人君賊如何相忍宏急應聲曰已嘗備述何乃言無問其所述云何

曰精金白銀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贊胡

奴乃怪爾常穿虎豹羣言何段入山穿虎

奉送王信州崙北歸音切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

梁大同二年於巴東立信州唐武德二年明皇外祖獨孤信改為夔州

蒼生今日困天子嚮時

憂并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追言天子前時以蒼生之困而

煙則迷亡復業安居而飽食矣選王君為守其效至於并邑有

瘡痍無血謂無橫斂以誅求也壤歌惟海甸謂海甸之民擊之

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十九老人擊壤而歌於康衢辭曰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王充論衡堯時百

姓擊壤於途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堯何力於我哉按藝
經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殿先側一
環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戲也

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

甫自荒榛農復秋言荒年之後又復有秋矣解龜跣卧轍解龜言任爾

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軍當道而卧曰願乞侯君復留春年遣

騎覓扁舟甫使人就王信州借船也世徐榻不知倦潁川何

以酬禮徐釋也則潁川將何以報之乎潁川乃陳氏之郡號也餘

見前塵生彤筆管甫謂爲左拾遺而見寒膩黑貂裘

說文鼠屬大而黃黑出先零國戰國策蘇秦說秦不行黑貂之裘弊高義終爲在斯文去矣休

別離同雨散曹子建詩風流雲散一別如兩行止各雲浮

西流時哉不我西去乎若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

此言離別尉陀雖北拜越因王之高祖使賈馮印爲南越王因說陀宜郊迎此

而稱臣卒拜陀爲南越王又廣州記尉陀立臺以朝漢國基

千步直峭百尺螺道登進頂上三萬餘望升拜號爲朝臺

太史

尚南留

甫自北也太史公自叙留滯周南

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

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徙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

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故人指王信州也言聞王益之復雅論則可以豁其旅寓之愁也

見陶唐理以堯美唐代示也說文陶仁再成也在陶陰陶仁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也廿

為汗漫遊言既復見唐堯之化則無心從仕而甘為方外之遊也淮南道應訓靈教游乎北海見一母焉深目而文鬚髮

住而奮肩豐上而投下軒然迎風而舞鬚髮就而視之類與為友若士笑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不可以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教仲視之弗見乃止駕

夔州歌十絕

中巴之東巴東山

南都賦於中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吳於巖渠內函要害於膏腴按水經劉璋分

三巴今綿州曰巴西歸州曰巴東夔州則中巴也

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

峽鎮瞿唐巫山黃牛是為三峽

瞿唐險過百牢關

瞿唐一作夔州圖經百牢關諸葛孔明所

建故基在今興元西縣津口北檢玉觀山下傍臨白馬河東自梁洋北自武興西入金牛三泉皆涉此河以濟河之西兩壁山相對六十

里不辨岷家隘口水流其間與白馬河合乃入金井益昌路也雖不甚險而爲入川之隘口此瞿唐兩崖壁立大江中流無路可行非舟莫濟固

有間矣

白帝夔州各異城

白帝乃公孫述之城夔州則劉備之城也

英雄割據非天意

言公孫述與劉備豈天容其割據乎

霸王并吞在物情

去

羣雄竟起問前朝

問一作向

王者無外見今朝

公羊傳王者無外東

都賦子徒識函谷之可

比訝漁陽結怨恨

比讀去聲近也謂安祿山以怨恨起兵於

魚陽也後從朱浮傳浮以書責魚

元聽舜日舊蕭韶

聽讀平聲

明皇太平之時爲虞舜之日初明皇寵幸祿山每與之燕末惜不奏寶箏之曲用意含蓄美中有刺也

赤甲白鹽俱刺天

刺七亦切謂刺山之高也

問閭繚繞接山巔

掃樹丹青合複道

重樓錦繡懸

謂其華麗也

灩東灩西一萬家

前江北江南春冬花

鶴子遺瓊蕊

魏王祭白鶴賦食靈岳之瓊蕊

相迹鳧鷖

唐韻鷖菰草也

東屯稻畦

一百頃

北有涓水通青苗

或謂襄有平田

晴

浴狎鷗分處

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每曰從鷗鳥遊

兩隨神女下朝朝

神女賦曰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暮陽臺之下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

裏峽人以船頭把篙相水道

白晝攤錢高浪中

攤錢蜀人賭錢之名後漢梁冀傳以好竟錢之戲注何承天纂文

憶昔咸陽都市合

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

寶屏見楚宮猶對瑤石峯

疑言昔嘗於畫圖上見楚宮今對碧峯尚猶疑是舊所見之畫圖也

疑

武侯祠堂不可忘

祠堂一作生祠

中有松柏參天長

夔州武侯廟之松柏也

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閬風玄圃與蓬壺

閬音浪又音郎

中有高堂天下無

驛元水經注崑崙之山三

級一曰閼風一曰懸圃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閼風巔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列子湯問篇滂海之東有大壑名歸墟中有五山一曰鯨鯢二曰圓橋三曰方壺四曰靈州五曰蓬萊其上臺觀皆金玉借問夔州壓何處

峽門江腹擁城隅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九

大曆二年秋在瀼西

七月二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

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商屬秋秋用事故餘熱將无末无也衰年旅炎

方甫時旅於夔爲南楚南屬火故云炎方生意從此活謂借假之疾達秋小蘇也亭午減汗

流四時纂要曰在午曰亭午北隣耐人聒耐與奈同聒音括喧也晚風爽鳥隘歷

字書无隘字疑當作恰音恰按集有曰馬頭金隘而所謂鳥隘即鳥巾也或曰鳥隘不舒貌晚來風涼爽人鳥隘之懷也筋力

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甬觸熱則疾百餘日雖赴大江之水似莫能止

也退藏恨雨師黃雅雨師謂之弄翳亦曰弄翳山海經弄翳在

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健步聞旱魃魃謂未切旱神也山海經

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帝乃下天女應龍攻之於冀州之野應龍蓄水出尤請風伯雨師從而大風雨黃

帝乃下天女躄止雨遂殺蚩尤蚩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蚩亦魃也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裸身而目在頂上園蔬抱金玉謂
走如風名曰旱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

而蔬貴也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易密雲但暑經衰歇

前聖春焚巫春與道同左氏僖公二十一年傳夏大旱公欲焚巫臣臧文仲曰非旱備也武王親

救暘暘於穀切傷暑也帝王世紀武王自孟津渡河見鳴人王自左擁右扇之陰陽相主客謂

陽相為消長而成寒暑如主客然風俗通越陌度阡更為主客時序逆回軒灑落唯清秋昏

霾一空闊四序迭相回環秋氣灑落昏翳始掃蕩矣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

列剛切歎思紅顏日歎許勿切忽也霜露凍堦隴胡馬挾彫

弓鳴弦不虛發此自思少年乘寒射獵之盛而感歎今已老矣上林賦弦不虛發中必失首長鉞及狡

兔鉞音批箭也與范雲詩長鉞破大膽短髮刺雍關突羽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前

射獵正當秋月光滿之時也惆悵白頭吟惆悵者傷衰老也古梁府有白頭吟篇卓文君所作同馬相如欲聘

茂陵人女為妻又君作白頭吟疾人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也蕭條遊俠窟遊俠窟問俗尚勇

也郭景純游山詩京華遊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

越

縹緲高遠兒

高人鍊丹砂

高人指元哲長也元居于山間南望之恨无由一賞也按漢李真君金華大丹

訣姪女隱在丹砂中或出真形在老翁子頃与我乃年壽復頃与我嬰兒容金碧經序曰丹書服丹砂者骨朽再肉

未念將

朽骨

南自念衰朽異

少壯跡頗踈

少壯之年所為歡樂曾踈散无檢束也

倏忽

儼音叔倏忽疾走也鍾暫時

杖藜風塵際

自乱離以來飄泊風

塵回視昔年盛遊宜可復得耶

老醜難前射拂

射拂謂裁事也拂拭拂也當衰暮之年雖欲矜飾如舊時理亦難也阮籍

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老醜絕交論謂拂使長鳴北史盧思道傳前拂吹嘘長其尤憤

吾子得神仙本是

池中物

吾子指元公也言曹長淹於小暇如蛟龍困於池中一日三得雲雨之便飛騰靈臺宜為池中物乎吳志周瑜傳云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晉載記文

筆

甫言我貧賤非若吾子之得仙道唯喜小涼美於一睡况復煩促為詞筆所累為其辭於文章也

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

牽牛織女

史記天官書杓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豨貫牽牛為犧牲其北何鼓

何鼓大星丁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々々天女孫也天官星口曰匏瓜一名天雞在何鼓東牽牛一名

天鼓不与牛女俱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曰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住牽牛為

夫織女爲婦牽牛織女之星各列何之傍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瑀止欲賦曰傷匏瓜之无偶悲織女之獨勤自僕俱有此言而只均齊諧記遂實其事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復還亦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焉

牽牛出河西織女出其東

楚辭詩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

与參俱出謂之牽牛天何之東

萬古永相望

魏文帝燕歌行牽牛織女遙相望

七夕誰見同

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露掃於庭露

言此二星當會少年守夜者或懷私欲或見天漢中奕奕有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爲難見者便拜而乞當壽

神光竟難

候賦神光离合不陰不陽

此事終蒙臃颯然精靈合

靈靈

何必秋遂通

許味此詩託意牛女東西隔必无私合之期孟

家此人之至情也雖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臣之事君苟不以道而准何異於踰牆相從乎庸蓋不 信有此事也 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

空一作穹謂天有九重也謝眺七夕賦回

龍駕之亦晉世人亦為爾作以祈請走兒童謂乞稱家隨豐

儉稱尺白屋達公宮自小民上至公宮隨家厚膳夫翊堂

毀謂外則膳夫翔致於堂觀鳴玉淒房櫳謂內則婦人鳴玉佩於

也周禮膳夫主食之官曝衣遍天下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竹林

錦綺此所合方以竹竿標布情鼻禪於庭曳月揚微風曳以制切謂佳人盛服乞巧

素蛛絲小人態飛虫人之用計安能過之曲綴瓜果中綴

作撥荆楚賦時記七夕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

果於中庭以乞巧有嬉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

露懷乙業切說文濕也謝靈運入彭澤詩日出甘所終終一作從

白露零至日出方能此人間舊俗然也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忡直中切詩

子憂心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亦雅釋親

父曰舅稱夫之敢昧織作功謂未嫁之女憂心忡忡以禮自閑如

之母曰姑私相會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弃禮法恩始夫

合者耶

婦恭

警如君臣相去咫尺非其義則不相從契合必以道也凡夫婦之間其可弃之法為私會故始或不恭然則乖離也

大

小有佳期戒之在至公

然小大各有期會要在至公不可為私邪也

方圓苟齟

齟齬

壯所切齟偶許功齟齬不相值宋玉九辨圓鑿而方桷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

丈夫多英雄

人女子苟或贊成若方鑿圓桷之不相入為丈夫者豈能容之此人之常情况牛女之東西乎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耗一作刈清晨

遣女奴阿稽暨子阿段往問

詳味此篇託意於除惡以佑善人其終

篇在於聚而能散以閱亂世之困乏使甫為政其意亦有見于世者借夫莫之用也

東渚雨今足仁聞粳稻香

粳音與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

長人情見非類

非類指惡人害善邪者亂正故也前漢劉章曰非其種鋤而去之

田家戒其

荒

君子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也

功夫競搨搨

搨音骨切勤勞見莊子天地篇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除草置岸傍穀者命之本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力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客居

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

且穀者民之本善人國之紀穀不可忘善人安

可奔惡人居朝必悖命亂其
常值是以急欲除之故也
吳牛力容易吳牛今之水牛容易

為難也君子及力去之而後已也世
並驅紛遊場一作並驅動

說今之水牛生江淮間故謂吳牛
豐田亦已穡穡音異培根也謂君子務封

聲並動則雙駕之也
揚者疆場之場也
雲水照方塘謂又從而開釋之德澤所以待君子有生固憂

延靜一資隄防人之性本靜一以禮為畏防使非僻無自而入

督領不無人提携頗在綱携一作挈書盤更若荆楊

風土暖周官荊州揚州宜稻肅肅候微霜荆楊在南方地暖霜降之後

尚忍主守疎用心未甚臧主守指行官清朝遣婢

僕謂阿稽寄語踰崇岡爾雅山脊曰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

我舍詩我舍既盈藉豈要仁里譽要讀平聲論語里仁為美感此亂世

忙堂釋山亂與之後百姓困於軍須老弱轉於溝壑仁人君子何忍

也孟中有
北風吹兼葭蟋蟀近中堂詩在無百工休

慮故尔

城詩後運傷在并當歲暮之時百工休役甫感衰
月令霜降百工休鬱紆遲暮傷老之迫其志鬱紆而哀有餘也
陸機詩好鬱遊子清
謝朓詩遲暮獨如何

月

斷續巫山雨

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

天河此夜新

謂之新則知為秋七月也亦雅天河

謂之天漢亦曰雲漢

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謂月明則翹翹移迷於深林也國語木石之怪變翹翹注山精也

謂月明則翹翹移迷於深林也國語木石之怪變翹翹注山精也

馬融廣成頌在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張載賦月詩翹翹難逃影

蟾動半輪

淮南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蒼蒼諸許真生魯諸月中

蝦蟇也盧仝月食詩嘗聞古老說疑是蝦蟇精月成

故園當北斗

長安城上直北斗庚家在焉

直拍照西秦

廣雅

極為雍州按集有詩曰北斗故苑素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踈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

冷復亂簷邊星宿稀

宿息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

杜詩卷九九

藥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舡

謂峽人以百丈繩牽舡也水自渝上合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下蜀者謂之外江也未息豺狼鬪

謂戰爭未息也空催大馬年

自謙之辭也晉陶侃臨終上表曰臣猶大馬之齒尚可少延歸朝多便

謂御史之搏擊好回如駕隼之逢秋搏擊鳥也也舊唐書桓牙範李揚墻為御史墻不樂搏擊之任牙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願遂引為右臺御史

奉漢中王手札

漢中王諡據睿宗之孫諡皇帝之子代宗之叔父肅宗時果為蓬州刺史也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

剖符來蜀道

前注歸蓋取江長注海奔

荆門

謂車蓋自荆門軍出陸取道而歸矣峽險通舟過

過或作險江長注海奔

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

主人指為郡之人時王在中途借名園以過夏

也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

前漢陳咸奢修玉食

天雲浮絕壁

風竹在華軒

謂名園之景物也

已覺京宵永何看駭浪翻

言時

已秋矣而江風稍定不復見浪之可駭矣

入期朱邸雪

以冬入朝爲期宿于京邸邸舍也唐制諸侯朝天子各置邸京師朱邸謂邸

以朱邸也

朝旁紫微垣

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所居也

枚乘文

章老

南自比也南遊王之門下亦若枚乘老而以文章題名于諸王也西京雜記枚乘文章敏疾時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

河間禮樂存

以比漢中王也河間獻王脩禮樂被稱服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玉宅

南自喻其感時也宋玉宅在歸州前注

失路武陵源

南自喻其避亂也武陵源在歸州前注

淹薄俱崖口

謂時与王俱在峽口也

東西異石根

謂時与王東西相望也

夷音

迷咫尺

謂其言之難也

鬼物傍黃昏

傍一作倚謂其地之僻也荒

犬

馬誠爲戀

謂今王入朝南望无犬馬之戀也曹子建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

狐狸不足論

狐狸喻羣小也宜足道我前漢侯文謂孫羊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後漢書張綱傳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從容草奏罷

宿昔奉清樽

言王奏事既罷必侍宴于天子以奉宿昔之歡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勤耕牛兼書觸

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一作及歸在茅屋旁舍

未曾嗔謂彼此皆停利也老病恐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

放林木心所欣耕耘屬地濕山雨近甚勻久善飯之

半善謂夏善可為羹以將飯也牛力晚來新晚音作曉調牛晝暑則力乏晚涼則力生也深

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言耕種不甚後時比之四鄰未為劣也嘉蔬既不

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荆巫屬荆楚今江陵也其地暖自冬接春自不乏此物得以供採擷也飛來兩白鶴此下用古樂府豔歌行意以善其觸目也古詞曰飛

來又白鶴乃從西北來五里一反頤十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禁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踟躕顧

羣侶淚落暮啄泥中片雄者左翻垂損傷已露筋露一作及

縱橫垂一步再流血尚經增繳勤經一作驚增皆切繳與繫同並之若切增繳謂以絲係矢而射之

也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變為凰不相待側頰訴高

男尔雅釋天秋為男天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甫因翻兩鶴其一搶傷不能追企為鳳高

翔男天頗自傷其已衰病無復騰踏之志是以酸辛故也宋玉賦寒心酸鼻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此言思長安而廢帝關也言洞房所以環珮冷者以玉殿起秋風之時

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長安志龍池在興慶宮羅龍門南亦宜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

氣或見小毛出遊及帝幸蜀前一夕躍然宜空望而南去如去秦地為遠而想像萬里黃山北自蜀道至長安有万里之遠東方朔傳武帝微行西

滿漏与往時不異也園陵白露中尤見山宮在扶風長安志右扶風槐里有黃山宮懷長

安園陵之心切矣

宿昔

宿昔

宿昔青門裏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仗數移數色角切類也蓬萊殿在東內花

嬌迎雜樹

松苑雜錄開元中禁中初種木芍藥即今牡丹也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大真妃賞之

龍喜出

平池

柳芳傳信記天宮中與慶宮南池中常有小龍出遊

落月留王母

以王母喻楊貴妃也漢武內傳七月

王母神人也

面蓬頭髮戴勝虎爪豹尾善笑穴居崑崙山上

風倚少兒

以少兒喻貴妃姊妹也衛青傳衛媼次女少兒

知

此紀明皇天宝時事也前漢周仁傳仁為郎中令慎重不知此以是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秘觀仁常在旁終无所言

能畫

此詩言漢之宣武不終感於伎藝而識明皇之不若也

能畫毛延壽

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

投壺郭舍人

東方朔傳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懸言如博之豎

其於鞏中為騷傑也每為帝投壺輒明帛

每蒙天一笑

神異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

不為帝投壺輒明帛

復似物皆春政化平

如水皇恩斷若神

謂明皇時承平日久驕逸遂生百伎皆能感動帝意也

時時用抵戲

亦未離風塵

抵戲謂角抵之戲也今兩二相當角力量其伎藝亦未離以世俗風塵之事也前漢武紀春作角抵戲

鬪雞

列子黃帝篇紀童子為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左傳李氏云初氏鬪雞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舊賦長

鳴雞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晉人皆有鬪雞賦陳鴻東城父老傳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鬪雞是兆亂之家也

鬪雞初賜錦

東城父老傳明皇賜民鬪雞戲及即位治雞坊索長安推雞千數養於雞坊賈昌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銀之賜日至其家明皇雜錄

上每鳴宴舖會則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或衣短後綉袍太常陳樂衛尉張設太官具飲候時百

奏貴戚二王後諸苗苗長皆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

中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陳翰異聞集明皇好鬪雞人以弄雞為事有賈昌者善養雞家寵當時為之歌曰生時不用識文

字鬪雞走馬勝讀書晉家小兒年十二官貴榮

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曰錦綉衫隨鞍輿

明皇雜錄嘗令教弄馬四百蹄目之為某家騎其曲謂之傾不平樂書

眉鼓尾无不應節又施三層木床乘馬於上并轉如飛命壯士李馬

於榻上安椽山乱馬散客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

而弄承嗣以為效而殺之宋書宋大明中吐谷暉遣使獻弄馬謝莊

為之作

弄馬賦

樂久無香

仙遊謂明皇上昇矣宜女樂之夕无香也

寂寞驪山道

清秋草木黃

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

柳一

仙遊經一闋女

杜詩卷九

迫想驪山而傷漢也秋風
辭草木黃落去雁南飛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謂安史之亂也忽已歲時

遷巫峽西江外蜀江從西而來故謂之西江也秦城北斗邊安懷長安也長安之城謂之北

斗城以其上直北斗也為郎從白首自嘆其為尚書員外郎而老也馮唐傳唐為郎中署者長文帝輩過問唐曰

父老何自為郎漢武故事嘗輦至郎署因見一署郎鬚眉皓白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潁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今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卧病數秋天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潼徒紅切水名因以名關唐地理志關在華陰縣天寶十四載祿山

陷東京即洛陽也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茄去宮闕

次年遂犯潼關翠蓋出關山謂車駕幸蜀也故老仍流涕龍髯幸

猶居牙切羌人捲芦葉吹之也再攀髯如占切鬚也謂父老從帝幸蜀也封禪書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既成龍垂胡髯而下迎群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

得得上乃悉持龍
影舞龍鬚再披蓋

驪山

長安志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驪戎
來居此山故名土地記即藍田山也

驪山絕望幸

明皇嘗幸驪山治湯泉為地亭環列
山合今則仙去數其不復行幸也

花萼臺龍登

臨

明皇建花萼相輝之樓於上都為諸王燕集之地帝時登樓
聞諸王作樂必刀升樓與同榻而坐今則傷其不復煥然也

下無朝燭

朝音晁凡臣朝君夜向晨則秉燭而
朝今歸於地下幽闕則無朝燭矣

人聞有賜金

言明皇所賜金尚
有留在人間也

鼎湖龍遠去

黃帝內傳帝採首陽山銅鑄鼎
荆山下在今湖城縣南三十里

號鑄鼎湖餘
見前篇注

銀海鴈飛深

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銅金
泉上崇山墳石罅為遊宮人膏為燈燭

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何遜經孫
氏陵詩銀海終天浪金鳧會不飛

萬歲蓬萊自長懸舊羽

林言天子如平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
懸於舊羽林軍亦羽林謂守護陵寢之卒也

提封

提封漢天下

假漢以言唐也東方朔傳提封頃畝類
師古曰謂提幸四方之內總計其數也

心

謂民未有
商心也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

謂懸車東馬入而守
儉莫若臨之以儉德

也時徵俊又入

言當求賢以自輔也

草竊犬羊侵

草竊一作莫慮犬羊謂戎狄也願

戒兵猶火

左氏傳兵猶火也非戰將自焚

恩加四海深

言用兵莫若以恩也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

曹植詩馬蹄身散馬蹄

圃開連石樹船

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

莊子子與魚子觀於濠梁而羨魚之樂也

回鞭急為棹

回鞭急者以日暮鳥棲林故也

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踐

子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惟小園

養讀去声

承顏胝手足

謂勤勞於為圃以食

親也荀子子道篇耕耨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

坐客強盤殮

殮音孫熟食也

負米力葵

外力一作夕晉作寒治葵也家語子路為親負米

讀書秋樹根卜隣慙近舍

訓子學先門

劉向列女傳孟母者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

舍市傍嬉遊為賈人街賣之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李宮之傍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徙居乃長

成文儒

吾宗衛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
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凡語論之間及於君臣之際必反覆論議用其腹中之詩書而證明之也後漢趙壹傳詩書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騏驎病

用以騏驎而自託也

沙

暖鵲鴿寒

南潤其弟之寒也詩鵲鴿在原兄弟急難

楚設閔城險

謂白帝城乃楚楚之險阻

也吳容水府寬

吳則自江左至吳而積水之多故云寬也

一年朝夕淚衣袖

不曾乾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

題上云五弟獨在江左不指明其州則亦傳聞之未審尔

風

塵淹別日

干戈之亂謂之風塵
蓋言風動塵起也

江漢失清秋

失或作共言多
時在此而不見

其弟為

影著帝依樹

著直略切公自言其所在之處也
盧昭隣巫山高詩莫辨帝依樹

竟飄

結蜃樓

指言第豐所在之處故深思之也思之而魂飄謂之結蜃
樓言蜃氣結成樓也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正百志海旁

蜃氣成樓臺埤雅載維立其書曰東海出氣如龍謂水出氣如蜃形似
此而大一日狀如鱗龍有角鬣紅藍氣成樓臺至之隱然在煙靄高

鳥卷飛就之以息氣輒吸之俗謂之蜃樓古吳府小臨海歌蜃氣生
遠樓陳藏器云車螯長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依

約島中嘗有此氣也 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鄭典設自施州歸

五君憐榮陽秀

榮陽乃鄭氏之郡也

冒暑初有適

暑一作水非也

名賢慎出

處

王荆公

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還竟以屢空迫

讀

南謁裴施州

出如君子之聲致不可妄動鄭公雖冒暑有適
蓋以鄭子每乏具以南謁裴施州亦以義動不

肯妄行

義合無險僻

謂言裴如義相投合
不以險阻為僻也

攀援懸根木

干

玩登頓入矢石

言路險阻也

青山自一川

言險阻既盡如施州別是一平川也

郭洗憂戚

按集有詩曰下視城郭消人憂是也

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

其俗則純朴

則一作甚

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

古昔

言鄭施州爲人溫恭待客有禮得古人風也

勅厨倍常羞孟盤頗狼籍

滑稽傳履馬交錯孟盤狼籍

時雖屬喪亂事

貴賞匹敵

賞一作當四敵言以類相

求也惟賢者乃能待賢茲固可稱賞也

晁錯傳人情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

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

裴鄭施州之好學事務閑暇乃讀書也他日辱

銀鈎森疎見矛戟

甫嘗辱鄭施州之書因其字體交健勁曲若銀鈎然筆力快利森疎如矛戟也

李靜序章書婉若銀鈎書苑歐陽詢尤工行書出於大令森然如武庫矛戟大令工獻之也按集李朝小篆歌快劍長戟深相向是也

倒屣喜旋歸

屣一作履倒屣不上鞋屣也甫喜鄭公之歸故遽然而出迎也昔蔡邕倒屣以迎王粲

畫

地求所歷

求或作來畫音獲莊子人間世篇畫地而趨

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

關刺史似冠帽

列郡宜競借

借古音切假也本或作借刺史指鄭施州以此冠帽也詩

冠帽從上至頤曰頤從性下復借冠君一年

北風吹瘴癘老思散策

謂

杜詩卷九九

十

杖也甫所聞施州之風義者拂兼段塞塞一作寒一矯穿萬蘿羅纂

亦發杖策而一謂故也杖非一作高興潛有激孟孟冬方首路

謂命駕強飯取崖壁強其兩切飯扶晚切歎爾疲駑駘相

法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驚乃相其餘則五駑者大頭緩耳一

溝血不赤西或傳大死困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終然備外飾

駕馭何所益我有乎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

鳥道謂飛鳥之道蓋言高險也庶脫蹉跌厄以備行役不若肩輿為穩庶免蹉

非良才是以有傾危之禍也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厭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

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

謂之三伏庚為未伏故驕陽化為霖驕陽旱也兩欲歸灤西宅居灤

州之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拆峻岸復萬尋篙工初

一棄恐泥勞寸心伫立東城隅作一悵望高飛禽調阻

破恐泥不可文有故遠望臺巖草堂亂立圃不隔崑崙岑崑崙岑之

西根无羽翼以飛去也而不可致以阻兩故也餘見前注昏渾衣裳外謂地僻難曠絕

同曾陰謂其地清寒比之重陰之氣也江園甘長成時戶有橋

袖之三寸如黃金按集夔州即事詩有曰一雙白魚諸侯舊

上計謂諸侯上計簿于天子以甘為貢也歛貢傾千林禹貢揚州歌邦人不

足重所迫豪吏侵爰居暫封殖左氏傳昭公二年季武日

夜偶瑤琴謂甘可入貢以奉至重非不貴也而邦人反不重是

重雅甫客于此嘗封殖此樹虛徐五株能側塞煩曾襟昔

日夜聽其風韻若鼓瑤琴焉五株柳韓退之五株柳其物焉得

種木多以五為數如陶淵明之五株柳韓退之五株柳其物

態虛徐徒側塞煩人曾襟曾甘林之不若也詩其虛其餘

輟兩足得一作能兩足疑當作兩足杖藜出岷欽岷音切甫阻

雨不得歸故鄉欲得兩脚轂上秋藜出嶺嶺條流數翠實數所主切

計也謂計其甘之實也偃息歸碧潯潯徐心切水名謂枕平歸而卧也拂拭烏皮几

謝眺烏皮隱几詩不生附枝刻削宜无施取則老文鼎三趾款光

儀勿言素素潔白少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夜集有公安

贈衛瓘曰烏皮伴樓榭上刘峽州曰憑喜聞樵牧音張景陽詩

久烏皮宛奇勳公曰烏皮几在還思歸交策猶岸

垂時聞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南欲得歸襄西樵烏几而

樵牧音不扶人意也哉以其阻兩未得歸故思之也

柴門

泛州登灤西前回首望兩山崖兩崖謂東東城乾旱夫

其氣如焚柴東城指襄州襄州在蜀之長影沒空窈窕餘光

散餘訝給胡紺切甫地研虛加切張口也按餘訝一作大江蟠

嵌根嵌切歸海成一家謂江水蟠曲繞於方實其勢散下衝

割坤軸割害也水暫下衝如割坤軸然地有二千六百軸疎壁

地能運載故有軸也海賦又以地軸扶柱而爭迴

攢鑛鄒

言山峭立如鑛鑛之室鑛矣莊子大冶鑛金爲鑛鄒此兩照言峽中山水之狀也

蕭颯灑秋色

作一氣昏霾日車

昏一作晡日乘車駕以六龍而煙嵐之氣昏蔽之也莊子徐无鬼篇乘日之車遊於

襄城之野春秋命騶序皇伯登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

峽門自此始

切嶽州地名言兩

山傍夾相對而峙立如門然

最窄容浮查

查与槎同昔有人乘槎至天河見前住亦南自謂也

禹功

翺造化䟽叢就敵斜

江賦巴東之峽夏石䟽整

巨渠決太古

謂自天地剖判已來

有衆水爲長蛇

言水之狀也按集有曰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是也

風煙渺吳蜀

舟楫通鹽麻

吳出鹽蜀出麻兩相資易也按集有曰蜀麻久不來吳蓋離荆門是也

萬物附本

性約性不欲奢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

粟在眼無咨嗟

獨膠脫粟可以醉飽尚何恨之有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

夕佳

唐淵明詩山氣日夕佳

貧窮固其常

窮一作賤家語貧者士之常

富貴任生

涯

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上雲

氣於青延日華

青一作清賞妍又分外

妍一作慙理慙夫何誇

愜一作妍謝靈運詩意愜理无違

足了垂白年

晉畢卓曰浮酒缸中便足了一生

敢居高士

差

謂敢以高士為伍也

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

貽華陽柳少府

華胡化切

繫馬喬木間

劉琨扶風詩繫馬長松下

問人野寺門

柳少府華陽人寓居于野寺角來尋

訪之也

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温並坐石堂下

一作堂下石

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

火雲旱雲也為月露所洗凌晨无炎氣也

絕壁上朝

瞰

瞰他昆切日始出見

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

晉程曉詩可憐堪

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

中原乃中國之地寒暑所以正而南方其熱故也

老少多

暍死

暍於歇切傷熱也

汗踰水漿翻

鍾嶸傳魏文面有汗帝問曰何以汗對曰競人皇汗出如漿

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

之子指柳生用喜得柳生訪之不憚力之勞也

指揮當

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

涕淚一作流涕

悲風排帝閣

謂柳生抱經綸之志言及國家未盡棟樑悲憂其義氣上排帝閣帝閣天門也張衡思立賦叫帝閣使闕扉兮攬天皇于瓊宮

詩二十九

陸抱長策蘇陶爾五子之歌贊陶平余心義材知者論柳

生之義槩可與知已者論不可為冷人道也吾衰卧江漢但媿識璵璠璵璠良玉以美

揚耳魏文與鍾大理書魯之巧播價越百金貴重都城文章一

小伎後漢揚賜傳造作賦說於道未為尊起子幸斑白語

起子者以史篆小伎見寵於時因是託子孫文章於藝為小甫自謂已所長者文章今

接斯人因以子孫託之固聞柳生議論是以起發子意幸當衰老獲

東郡果大同二年於巴東立信州唐武德二年夔州春秋時為夔國漢

避皇外祖獨孤信始改為夔州取夔國名之也為魚復縣果隋皆為巴

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講所居僻車馬少時危挹佳士

佳士指柳生也况免軍旅喧醉徒趙女舞歌鼓秦人益李斯傳

化佳冷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解而歌鳴隨俗雅

耳目者真秦之志也揚輝傳豕本秦也能為秦声婦趙女也雅善鼓

瑟酒後耳熱仰天抚缶而呼鳴戰國策燕太子丹送荆軻入秦祖

於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缶而歌士皆垂涕髮上衝冠蘭相如傳趙王

与秦王會相如曰竊聞秦王善為秦声請奉盆瓶風俗通缶者瓦器秦人鼓之以節歌也子壯顧我傷我驩

兼淡痕

柳生年少傷雨衰老而甫乃悲喜相半也

餘生如過鳥

張景陽雜詩人生儼海間忽如鳥過

目故里今空村

甫傷長安故鄉細兵革之後唯空村而已此生蹉跎不獲一歸也

種高苴

高烏禾切苴勤呂切本草苴苴即野苴也野生者又名補苴今人常食為白苴江外嶺南吳人

无白苴常植野苴以供厨爨白苴如高苴葉白毛有野色也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高苴向二

旬矣而苴不甲拆伊人覓青青伊人今作獨野今當從之傷時君

子或晚得微祿輒輒不進因此作詩輒音攻又苦騰切輒音可又苦賀切輒輒

車行不平也一曰不得志也輒或作攻輒或作阿義同東方朔七諫然輒輒而留帶

陰陽一錯亂錯或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其或炎方

慘如燬燬虎允委切火也炎方謂南方也人皆植物半蹉跎嘉

生將已矣言草木遇旱皆无生意也雲雷歛奔命歛許勿切忽也師伯集所使

師謂風師飛廉也伯謂風伯屏翳也指揮赤白日瀕洞青光起瀕洞讀從上聲雲色起兒雨

聲先已風

已音依以已止也風止則雨降也

散足盡西靡

散足謂兩脚之斜散而向西也謝眺

詩云森々散雨森々

山泉落滄海霹靂猶在耳

終朝紆纒白謂雨作纒

回而不歇也曹植詩秋風起灑水

信宿罷瀟灑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謂兩宿始信宿而後罷也

堂下

可以畦

畦謂庭前之蔬圃也向者旱乾無麥并今既得雨故可以理地而種物也

呼童對經始

芳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

陶

明歸田園詩

兩旬不甲拚空惜埋泥滓

野

野莫馬齒覓也

宗生實於此

揚雄左思賦其竹則宗生族擢左思吳郡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族茂幽

阜此草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

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

野莫也

正人為之掩抑至沒齒而不得進也

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

言賢良之人得位而不恣

非以邪安得位而封已亦猶嘉蔬出地則不斲非似野莫

擁塞敗

芝蘭衆多盛荆杞

芝蘭所以擁塞者以荆棘之衆多也非特莫尔亦喻君子為小人所蔽也

中園

陷蕭艾老圃永爲恥謂高文不窮爲圃之所恥喻邪登于白

玉盤藉以如霞綺寬雖盛及高苴生長登于白玉之盤藉以如霞之綺遂使枝正所用

不猶強顏入吾筐篋之內不亦无恥乎以喻小人掩君子一旦登于

出眼前之境宛轉含辛當道不忍凄感之意觀者可以默會也

秋風二首

秋風浙浙吹巫山巫山屬夔州上牢下牢修水關水關乃夔城大開津也上

牽百丈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繫爲索以引上暖向城都寒未

還謂輸運京師自春至冬未有歸期蓋勞於征調故要路何日

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蛮青羌白蛮也按唐地理志東都隋置光宅元年改曰神都

暝傳戍鼓長雲間中戍之地夜擊鼓以警盜也

秋風浙浙吹我衣東流之外日西微百川東流其勢順然也喻天下當效

近爲之陵擾故也

順于天子月臣道也日君道也月微乃其常日
不當微日微喻京師為賊所陷代宗出幸也
天清小城搗練

急

謂婦人備送
征戍之衣也

石古細路行人稀

謂商拔
不行也

不知明月為誰

好早晚孤帆他夜歸

他一作也

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

臺今是非

傷故里為寇焚毀也謝惠連擣
衣詩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十

大曆二年秋在瀼西所作

春陵行

元結

癸卯歲漫叟移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
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
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
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
焉欲逃罪者不應命又即獲罪矣必不免也吾
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
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賊退示官吏序云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

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
能制敵蓋蒙其傷怜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
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意
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二遺
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
根暮食乃樹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嗚呼
尚不忍况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迹相追
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
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
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
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駈逐不使存活爲安人

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
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
敗移亦云守官貴不憂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
直當不虧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辭

覽道州元使君

結

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

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

目

官舊作朝

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

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

晉作百姓壯氣天

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

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元晉作云

遭亂髮盡白

盡一作遽謂髮因故髮白也

轉衰病相嬰

謂血氣衰而沉百病俱集也

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

文章集略狼狽猶狼跋也

歎時藥力薄

謂憂甚則

藥力无效也

爲客羸瘵成

謂艱難則狀兒疲削也

吾人詩家秀

秀一作流指道州元使

也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

粲粲美之盛也詩三英粲粲

前聖畏後生

論語子曰後生可畏

觀乎春陵行歛然後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

爲勵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

實國損賈誼昔流慟

賈誼傳誼上疏陳政事曰可

臣衡常

引經

臣衡傳衡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

道州憂黎庶

憂一作衰詞氣浩縱

橫兩章對秋月

兩章即春陵行賊退篇是也

一字借華星

借一作皆致君唐

虞際純朴憶大庭

謂元結欲致君爲堯舜之盛使民風純朴如大庭氏故甫比之臣衡賈誼也

何

時降璽書

前漢循吏傳二千石有治效者輒以璽書勉勵

用爾爲丹青

南謂元道州治郡有功宜勳以

至書意徵用爲丹青老臣以勳勲皇猷粉澤治具也

獄訟永衰息

漢禮樂志獄訟

息豈唯偃甲兵懷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

結之治道州非惟止訟且又偃

兵憫百姓爲汗吏措取於是薄其賦斂治幾乎三代盛明之時也

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

乃知結爲正人不苟居乎涼廳振南岳涼廳秋風也地理志潭州有南岳衡山祠

道州之子寵若驚老子十三童寵辱若驚實人使若身色阻金印大四一

晉書周顛曰今年殺賊奴與含滄浪清浪一依慎之子拍元道

以刺史印綴元結鍾蒙寵賜志則在於報效當受恩之際其色阻州代宗以元良吏寵授

多長卿病昔司馬相如字長卿嘗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

甚漂泊公孫城公孫述所據曰帝城在魚復有公孫沐遺像是

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隱於新切楹也作詩呻吟墨淡字

歌傾謂作此篇之時正爲消渴所苦而爲呻吟感彼危苦詞庶

幾知者聽甫感元道州春陵行之依因賦是詩莫知我者而聽之也

甘林

捨舟越西岡謝靈運詩捨舟眺迴渚入林解我衣甫寓居荆楚有甘林可入解衣以自適也

青芻道馬性謂解馬以就芻秣獨以好鳥知人歸謂鳥亦認主適其性馬亦適其性也

植詩好鳥
為高枝

晨光映遠岫多露見日晡
澤暮少寢食清曠

喜荆扉徑過倦俗態在野無或違試問甘藜藿莊子

藜藜藜羹不滌

未肯羨輕肥

論語子路曰乘肥馬衣輕裘

喧靜不同科

出處各異天機

無事謂晚年生老為客不便故喜為荆扉動適所欲
無事謂晚年生老為客不便故喜為荆扉動適所欲

隨人姓之所樂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

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數色脫粟為爾揮時史思明
陷長安軍

實不得契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且

田花雖結實為長老者皆不得用田家所收尺行化員證以供輸主人

官府亦平重衣之用而民無餘實者蓋迫於在上耳自之苛急也

長跪問古詩長跪
問故夫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

圍數所短
切計也勸其死王命慎勿遠奮飛是以下民怨憤故用
勉以忠義而死王命

莫若若鳥奮飛而遠逝此
亦以墳之忠於君之意

雨

行雲灑崇高遠徐礼切飛雨霽而至潏潏石間溜汨汨

松上駛輿陳吏切亢陽乘秋熱百穀皆已棄皇天德澤

降雩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卒蒼沒切今雨喜容易謂驟

兩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間居竟切雷霆所佳聲達中

霄所望時一致謂雲亦俱清霜九月天翹風九月鬢鬢見滯

穗詩甫田遺秉帶郊麻及我私一作我表顏延年贈王大常詩我

圃日蒼翠恨無抱壅力莊子天地篇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

灌庶咸臨江費峽內无井買江水而飲今用寓居于此因雨而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後漢書蓋傳載良見憲天嘗言不正容及歸用

碩昔心疾然若有失及見秘書失心疾未見之也心有所思若夫物然安

為動主理信然

安為動主美李侯之閑居始因也

我獨覺子

神充實

一作精神實角自傷奔走健羨李侯之安居也

重聞西方之觀

經觀古亂切

西方之教西方觀經者即有西方无量壽佛經也經云如來今者教
韋提希及未來世一切眾生觀於西方極樂世界以佛力故當得見
彼清淨国土如執明鏡日見面像九十六觀日想為初觀水想為第
二觀地想為第三觀樹想為第四觀八功德水想為第五觀地觀想
為第六觀在座相為第七觀像想為第八觀徧觀一切色想為第九
觀世音菩薩真寶色身想為第十觀大勢至菩薩色身想為第十
一觀音觀想為第十二觀維觀想為第十三觀上品生相為第十四觀
中品生相為第十五觀下品生相為第十六觀作具觀者名為正觀
若他觀者
名為邪觀

老身古寺風泠泠

風賦冷

妻兒待我且歸去

我

作來陳

他日杖藜來細聽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禹孫我姨弟

狄仁傑封梁國公母之姊妹之子曰姨弟

不見十年官濟濟

陵遲浩蕩古今同

一體

大賢相梁公陵遲浩蕩古今同

獨於博濟而疑之乎比看叔父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底謂居

也下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魯周之宗親能

之族兄弟雖多卓然守梁公禮法者宜有幾人梁公在汝更用文

章為長兄白眉復天啓美博濟有文章乃諸弟中之白眉者

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語曰馬氏五常此天將啓梁公之後也蜀志馬良傳

從曾翁說梁公也太后當朝多巧詆詆一作計狄公執政在

未年濁河終不污清濟武后當朝公卿多誅謗巧言相詆毀

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冊請房陵映冊一前朝長老皆

流涕前一作滿詳見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

洗秋仁傑本傳太宗社稷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廢中宗為廬陵王居房陵梁

公薦張柬之與桓帝範等策禁中誅諸武迎中宗使太宗社稷不

后不宜立三思而有朝不祐姑之語武后亦為之感動前朝長老言

之為流涕皆以功高梁公當時若不得梁公定大計則唐之為唐未可知也光武本紀人見司隸寮屬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梁公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梁公負不

世之才體時憂危以身獨任其事雖云荼苦不足以比梁公汝曹又

宜列土食尚書帝命驗曰周公休維建大社於國中其鬻之士東

故曰列土身為門戶多旌祭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門立祭戟胡為

飄泊岷漢間干謁侯王頗歷抵既為元勳字跡宜列土而食

旌以榮執胡為驅之蜀漢之間以干謁為事哉况歷詒公知求遂其

私意又非寬厚長者之所為也甫意際責博濟宜守梁公之禮法無

逐奔競况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泥奴札切濃

露方况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泥奴札切濃

歸來黃土汚人眼易眯况乃岷漢中山水險阻居官者率多

以勉博濟之早歸無為當路者所汚辱而疾之人或作衣服莫札切

眯物入眼中也且物入眼必不能容思有以去之如用之依嚴武尚

寄韓諫議

注○按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韓注以諫為職直言諫天下事代宗不悅殿岳陽往還意遊君山并人間事將為長往之計用思之故作此以寄之

今我不樂思岳陽

思韓注也

身欲奮飛病在床

詩不能奮飛

美人

娟娟隔秋水

美人指韓注用時病渴當憂而注在岳斯為隔也詩簡方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屈原九歌望美人兮未

濯足洞庭望八荒

謂韓高傲有物外之意也

鴻飛冥冥日月白

鴻知去就

前賢者以道去其君也揚子問明篇鴻飛冥冥之人何慕焉

青楓葉赤

天

霜

兩讀去声謂楚岸多楓當秋零

落正是相思時節也鮑照詩窮秋九月荷葉黃此風驅馮天雨霜謝靈運晚出詩曉霜楓葉丹

玉京群帝集北

斗也靈樞金景內經上界玉京江下京無為天也東西南北皆有八天九三十二天蓋三十三帝之都也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北辰

最尊者也此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

或騎

麒麟翳鳳凰

步虛云丹丘乘翠鳳玄圃取班麟武帝內傳西王母之從官或騎麒麟

芙蓉旌旗

煙霧樂

謂張樂於煙霧之中旌旗之飾光察乎芙蓉也

影動倒景搖瀟湘

瀟湘乃岳陽之景謂

儀仗君日月之上光影搖動湘江之水蓋喻群臣朝觀天子託以群

帝朝斗言之也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

遊星宮之君醉瓊漿前王子子宴會群臣也招魂詩酌羽人稀

少不在傍羽人仙人也喻韓注言其骨不九或韓注不預朝觀宴

赤松子張良比之屈原似聞昨者赤松子劉向列仙傳赤松子

以教神農能入水自燒至貫崑崙山上常止西土母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恐是漢代韓

張良見本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

敗吾豈敢色難腥腐冷楓香高祖定天下張良運籌帷幄

子游曰韓張良者蓋良之先事韓惟慳未改而良遽去令人思之故

神慘傷良之去漢室成敗繫之甫忝諫官今不見用故不敢以成敗

自任良從赤松子遊絕穀李道引餐松飲柏而已今韓注既隱岳陽

效張良之所為故用之色難腥腐餐楓香也神仙傳壺公令黃長房

載圖與惡非常長房色周南留滯古所惜所一作莫惜太史公

見敗於岳陽何異於太南極老人應壽昌甫以注東南方比之

杜詩卷二十

六

命苞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謂欲得此美德之人貢之玉堂以輔天子不宜隱於此也所以甚惜注之不用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徵黃漸

以黃霸比韋中丞也本傳霸為潁川太守戶口咸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權宜借

寇嬭

復以寇恂比之本傳潁川盜賊群起光武車駕南征寇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欲從陛下復借寇君

一年乃留恂長杜鎮

湖南安背水

韋中丞鎮湖南崔異為幕府官以安集湖南之亂也

內憶行春

謂韋雖赴湖南而夔峽之民每思之也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

王室仍多故

伯曰王室多故

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子孺子一處處

待高人

謂韋中丞之待士如陳蕃之設榻禮徐庶也或謂孺子弟自比也

謁先主廟

此夔州劉備廟也

慘淡風雲會

古詩謂風雲會一十

乘時各有入力伴分

社稷志屈偃經綸

言劉玄德之志屈而不得伸所以偃經綸

復漢留

長策中原仗老臣

先主欲復興劉氏而林漢以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所留長策者謂欲取中原仗諸葛

老臣 雜耕心未已

蜀志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

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歐血事

酸辛

歐於口切亮與宣王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

霸氣西南歎

按蜀志魏周初勸進曰西南有

黃氣願大王應天順民令葛亮已死中原莫圖則霸氣所以歇也

雄圖歷數屯錦江元過楚

劍閣復通秦

錦江劍閣蜀國之土地也過楚而通秦則舊言俗言本可以混一而不能爲乃所以傷之也

存祠廟空山立鬼神

立一作泣襄陽記亮死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

祭之於道陌上 虛簷交鳥道

道交一作扶鳥道乃飛鳥之險道言先主廟瞰乎山之高也 枯木半

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玉座先主神座也

問閨女兒換

歌舞歲時新

謂夔州之人祀事之禮也 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

對搖落

從此已下兩言其身之流落因先主廟即諸葛之功以自比而感歎也宋玉九辯草木搖落而變衰 况乃久

風塵

風塵喻寇亂也 孰與開張並

孰一作勢此蓋言諸葛與關羽張飛之才器孰與也乎言不可也按關

羽張飛傳初劉備襲蜀烈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達治知亦正而有謀而為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敵而為之將此二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諸葛傳先主吉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功臨耿鄧親甫評品以為舜禹之高勳應天才不勿復言

小注得士契無隣蜀志先主復領益州按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士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麇等又雍為賓友及重和黃權李嚴等本劉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而蒙又璋之所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皆死之顯任不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競勸遲暮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緝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緝

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秋野五首

秋野日荒蕪荒一作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楚在春秋為蠻

井絡地左思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為井絡注岷山為東井星絡之維下宅楚村墟漢古楚附庸國棗熟從

人打從一作行葵荒欲自鋤作自盤殮老夫食分臧及溪魚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謂物不可違其性也水深魚極樂林茂

鳥知歸吾老甘貧病

吾疑作衰

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

不厭此山薇

薇蕨也昔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卧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

禮樂文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

謂竹簡之書也

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

謂蜜蜂之房也左思蜀都賦蜜房都毓被其阜

稀疎小紅翠駐屐近微香

謂秋花之香也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
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

砧響家家發推聲箇箇同

飛霜相任青女

青女主霜雪之神淮南子青女

霜賜被隔南宮

公爲尚書負外郎而依寓于廳故隔乎南宮之賜也後漢樂松直南宮家貧才蔽帝聞而嘉之

詔大官賜尚書以下食并給帷被

身許騏驎畫年衰鴛鴦驚羣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

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
兒童解蠻語

解候買切識也不必

作參軍

世說郝隆爲南宮參軍上巳日作詩曰蝦蟆羅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名魚爲蝦蟆溫曰何爲作參軍語隆曰千里投

公始得一妾府
那得不盛語也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灑西頭古堂本買藉踈

歎借汝遷居停宴遊

借吳司法自舟中遷來以居而我甘心停宴遊也

雲石熒熒

高葉曉

曉一作曙

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為姻婭過逢地

釋親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父母

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婿相謂為姪

許坐曾軒數散愁

用切頰也古堂本角之所有既借吳郎住却是姻婭家之屋字乃為我過逢之地仍許我坐於曾軒以消其憂也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

撲音卜切擊也前漢王吉傳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饗吉

知之乃去為鄰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因請吉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無食無兒一婦

只即寓居爾西堂前棗熟甫告之以任從西鄰真婦取以不為人充飢推是心以治國平天下无非仁政乃所以嘉之也

同前立可七武家九公聖專貞現言斯婦人之清乃因窮所

仁厚可知矣
即防遠客雖多事妨一使掉跡離却其甚真

使一作便言雖任鄰局取棄然吳即以遠方
而來當當審離以防他寇亦不害其為直也
已訴徵求貧到骨

正思戎馬淚盈巾盈一
作露

聽揚氏歌

佳人絕代歌絕代謂當代絕無也前漢外戚傳李延年獨立

發皓齒傳發舞賦皓齒滿堂慘不樂謂其聲悲也前漢刑法志

悲位則一堂皆為之不樂響下清虛裏清虛一作浮雲謂江城帶素月

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老夫甫壯士淚如水戰國策

燕丹於易水之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士皆垂泣

復講矣韓非子紂為象箸犀玉之盃則不金管迷宮徵謂揚氏之

徵也以織玄宗感於聲音製多為霓裳羽衣勿云聽者疲愚智心

盡死夫歌能感動人心聽者忘疲愚智心若死及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信知聲之有道德乎天賴之自然殆非金石絲

竹之可比也晉桓溫問子重嘉聽樂終
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
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

已吾聞昔秦音音歐王傾側天下耳側王作側豪傑之士不求人知而人自知

之乃若秦音天下傾耳無害其為惡也揚氏之歌其秦音之比乎
列子湯問篇音薛譚季謹於秦音未窮青之伎自謂及之遂解編青
弗止乃餞於郊欄抗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雷鳴行雲譚乃謝求
反終身不敢言歸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

秋日瘦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

百韻

絕塞烏蠻北樽州以西孤城白帝邊公孫述更魚復縣為白帝城飄零

仍百里消渴已三年公自中原入蜀又自蜀入南不可謂飄零矣以病寓居雲安女今又移居於夔隆論

百里蓋以行役之勞雄劍鳴開匣吳越春秋吳王闔閭請于將

而得肺渴之疾也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

夫妻乃剪髮投之鍾中金鐵乃鑄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依龍文陰

曰莫耶而依漫理故謂之雌雄鮑昭詩雙劍將別獨先在匣中為妻書擊斃兩船一作并向皆窮

南朝琴瑟府餘无所有唯亂離心不轉衰謝日蕭然筋力

妻擊問青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登高臨遠

多有景物所以象其不能者有詩以陶成之耳陶如陶者之焚植冷如工冶之鑄鑄也晉鍾繇評元嗣宗詩無彫蟲之工而誠懷之作可

以陶冶靈性北齊顏之推家訓論文峽東滄江起岩排古樹

章全於陶冶性情從容韻諫亦樂事也圓古樹一石拂雲氣楚氣羅漢詩如言南楚霧潮海蹴吳

天海其勢巖路吳國之天也煮井為鹽獨都賦實以鹽此注

源可煮燒畝度地偏畝詩遮切度達各切楚俗燒黍種田曰畝

刀向曲謂之畝刀按集有詩曰畝田費少耕又曰畝畝應費日是也

別有時驚鶯聲障何處不真平川灘鵝雙雙舞獼猴疊疊

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

憐藥地頗暖春草寒獵人吹戍火謂行獵之人因取屯野店引

山泉藥地頗暖春草寒喚起搔頭急言

睡之中故人喚起頭方煩痒以搔搔之不寧手而頰急也或曰喚起

遜詩金粟

扶行幾屐穿

行九穿破幾屐則見其行往來之頻矣

或曰扶行杖也扶杖遍歷而屐齒穿也

斥乎性好屐

兩京猶薄

客有詣字正見自蠟後因歎曰未知一生能著幾屐

四海絕隨肩

謂无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幕

產

謂有田在章社也

劉

郎官幸備負

甫雖為尚書負外郎而不

事事故曰

瓜時猶放寓

猶一作仍瓜時則五月七月間也左氏莊六年傳瓜時而往及瓜而代萍

泛若黃緣藥餌虛狼藉秋風灑靜便

便讀平聲安也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

開襟驅瘴癘

峽多山嵐瘴氣候蒸濕薰成疔疫憂愁鬱結者易為所因故開襟以驅之也

明目掃雲

煙高宴諸侯禮佳

謂藩鎮之諸侯以禮宴待之也

曰佳入曩出董嬌嬌足知主人之愛客也

哀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

古詩金屋列神仙

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淚潸潸

甫自注曰都督栢中丞遊聞黎園子弟李仙奴歌夢新按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黎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

音律時有李龜年洞知音律祿山自范陽入觀亦歌白王籟管數百事皆陳於黎園自是音響罕不類人間其後李龜年流廢江南每遇

良辰勝景常為人歌闕座
上聞之莫不掩泣而罷酒
弔影夔州僻言獨客夔州旁无親舊

植責躬表南長安杜曲人也故思故鄉而回腸
即今

龍旣水甫自注曰兩京龍旣門苑
莫帶大戎羶甫不知中原

之以今龍旣門邊之水莫使為大戎
所羶汚乎大戎謂吐蕃陷京師也

庭既愛吐蕃之羶汚是以喜肅宗中因得將
乘威滅蜂蠆謂乘其威

以掃除蜂蠆之毒也左氏傳厲公十二年藏文
戮力效鷹鷂謂併其力

仲曰君其无謂邪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
舊物森猶在謂併其力

克曰无札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舊物森猶在謂併其力

復京師也左氏哀元年
傳祀夏曆天不失舊物

凶徒惡未悛悛曰緣切止也謂
國須

行戰伐人憶止戈鉞鉞時車切矛也
奴僕何知禮因榮錯

與權奴僕指言將帥多以武功起於微賤而蒙寵養
胡星一彗孛

晉天文志昂為彗頭胡星指言安史之乱而民皆
胡星也善孛故星也

其出如縛高紀與父老約法煩苛法令蠲三章除秦苛法業成陳始王王讀去声

之中吳也因時之變陳王業之艱難此喜出于敗此美肅宗之得將也六韜

文王將田史編布策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鳳非虎非龍非鳳得公族乃遺文師乃田於渭陽卒見太公載與俱歸宮禁

經綸密台階明戴全謂得台輔經綸而明贊之也熊羆戴呂望生鴻

馮美周宣此美肅宗如周宣王能安集萬民也詩鶴鳴美側聽

中興主長吟不出賢言肅宗中興於唐本乎得賢而興李乃

音徽一柱數數色道里下牢千甫自注曰鄭在江陵李在夷

問之書煩數也道里千言鄭在江陵李在夷陵與甫相距九千餘

里之遠也一柱觀在荊州宋臨川王於羅公洲上立觀其大而惟一

在所以言江陵也下牢關在巫峽之南所以言夷陵也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

尚清省沈宋效照翻以四子比鄭李也陰則陰選何則何選沈律比崑崙竹其

李比之彼尚清省未為富麗近如沈宋之文效然律比崑崙竹言

追逐與之相繼翻也或曰沈宋謂沈約宋玉也其音知燥濕

為文之協音律也前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簞谷斷兩節吹之以為黃鍾之宮

步言其魚文得官下抑揚之旨也韓詩外傳楚王使人於齊魯而

給遺之使者曰可記其柱王曰大有燥濕盜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

記也列孝標絕交論風流俱善價謂文章流傳見重於世也恆當又忘空

賦極心者實當莊子得魚而忘筌置驛常如此以鄭監之好客比

當時字并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沐登龍蓋有焉以李賓客之待士

洗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雖云隔禮數甫自謙以謂

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各為登龍門高視收人表左氏傳奉以周

也左氏傳名位不敢墜周旋左氏傳奉以周高視收人表

不同禮亦異數不敢墜周旋左氏傳奉以周高視收人表

言李鄭門下務收人中之虛心味道玄言李鄭心李探

表儀者蓋門不雜實也虛心味道玄言李鄭心李探

皆汗血言李鄭之立朝如汗血之馬其才傑出也前漢

青田言李鄭比青田之鶴其質不九也永嘉羽翼商山起謂李之

子賓客通主客之辭命故比之商山蓬萊漢閣連謂鄭留為秘

四皓也張良傳羽翼已成難動搖矣管益紗帽靜自此以下乃子

之圖書故比之蓬萊漢閣後漢管

管益傳李者稱東湖為道家蓬萊山

管益紗帽靜美自水也魏志

管益傳益字幼安魏青龍中徵命不

就居海上常著紗帽布裘出入庭闈

江令錦袍鮮陳書江總為尚

江令錦袍鮮書令日與後王

江令錦袍鮮書令日與後王

遊宴後庭按摠集有山水袖袍賦其序曰皇儲監國
餘反勞謙終宴有令以初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
東郡時題壁

東郡謂鄭南湖日扣舷扣之候切舷胡田切南湖謂李在夷陵也
在江陵也按集有寄題鄭監湖上亭又有暮春陪李

尚書過鄭監湖亭泛舟又遠遊凌絕境
遠遊凌絕境遠遊履名也古詩足下雙遠遊

華茂每欲孤飛去此已下言李鄭之遊賞南欲往從
徒為百

慮牽生涯已寥落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國步乃迤邐詩桑柔國

步夷資易屯卦他如邈如袞枕成無沒池塘作弃捐南自注曰平生多病

皆蕪沒弃捐也別離憂怛怛
伏臘泮漣漣伏臘泮漣漣

歲時伏臘俗所以奉先南萬絕域故感伏臘而流涕也釋忌曰伏

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

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火畏火故至

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逢第三庚至立秋後初庚為

上中下三伏高堂隆魏臺訪議曰何以用臘聞天師曰王者各以五行
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
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
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
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
臘應助風俗通曰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也或曰獵接也新

故交接大祭 露菊班 鄼部秋 孤影澗 溼蘇一作疏 曹錡在長安澗溼在洛陽

皆甫生 匪所 共誰論 昔事幾 處有新 阡新阡謂土也 改變也 風俗通南北曰阡或

在之鄉也 日南漢原 跡名其母 富貴空 回首喧 爭懶著 鞭言安史之亂 民俗化之紛

墓曰南陽 阡是也 爭不息 賴李鄭 二公有 以警策之也 晉書劉琨傳 琨與祖狄為友 聞

迭被用 與親故 書曰吾枕戈待日 志氣逆虜 嘗思祖生先吾著鞭

兵戈鹿 走漠漠 江漢月 娟娟甫寓夔對月 而傷亂難也 局促看 秋燕燕

秋時如客 欲歸 蕭疎聽 晚蟬 彫蟲家 記憶甫謂以詞賦之 甫謂以沉

而未得 聘也 而記憶之也 揚子吾子 篇或問 少而好賦 烹鯉問 沉綿病之疾家 甫謂以沉

曰然 童子雕蟲 篆刻俄而 曰壯夫不為也 上羨君 平杖言乏杖頭 病之疾家

二公遺書 而錄問之也 古樂府 客從遠方 上羨君 平杖言乏杖頭 病之疾家

來讀我 雙鯉魚 呼兒烹 鯉魚 中有尺素書 上羨君 平杖言乏杖頭 病之疾家

嚴遵傳 導字君平 卜筮於成都 市日閉 數人得百錢 則閉肆 下廉 晉

阮脩字 宣子 常步行 以百錢掛杖頭 至酒店 便獨酣暢 余謂此宣子

美誤以 君平為 阮宣乎 海陵下 園又謂今 世園畫所傳 嚴君平 挾著

策携筇 竹杖亦 挂百錢 於杖頭 故近世 參款君平 卜肆詩曰 至今杖

頭錢地 上時時 有又 偷存子 敬羶言居貧 無餘物也 晉王獻之傳 字子敬 夜卧齋中 有偷人入其

豈更別 有所據 乎 囊空把 釵釧 米盡 拆花鈿言

室盜物 都盡 獻之 徐曰 青囊 我 囊空把 釵釧 米盡 拆花鈿言

實易之也 甘子陰涼葉皆言所居之風物也 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

相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疊石為八行市既灑

西巔甫自注曰市既灑人語曰峽人名市井泊船處謂 羈絆心

常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收一作缺從此已下紀廣

傳岷山踐鷓鴣至死不白種陸池蓮池一作家晉陸筠詩 色好黎

勝頰謂黎紅如頰也 穰多粟過拳謂粟大如拳也 勅厨唯一味謂食不致重味也 求

飽或三鱣鱣張連切說文鯉也 兒去看魚笱一作俗異 人來坐馬韉

儀至趙使人曰秦秦心傲之令儀於城東門外坐以破馬韉進之龐

食儀憤乃西入秦昭王善之拜為相數曰馬韉之事乃至是乎 縛柴門窰窰謂織柴以通竹溜

涓涓謂接筒以引水也 斬去抵公畦稜稜魯鄧切京師農人指田畝近多云 村

依野廟需與垣同而綠切 蝨錯傳蝨廟也 缺籬將棘拒倒

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言久不出仕也 誰云行不

速自覺坐能取素務兩銀章澁銀章以不服也馨香粉署妍

甫時寫工部員外郎不在諸省中徒想其官署之妍美耳然省謂之蘭省者以其諸官郎握蘭含香也故云馨香又謂之畫省以粉飾之

故言粉署也此紫鸞無遠近遠近亦鸞鳳一文李千里不論黃雀任翩翾翾

緣切小飛貌黃雀翩翩無以企及之乃子美自喻也困學違從眾明公各勉旃言已

困局促如黃雀而勉聲華夾宸極言李鄭聲華足早晚到星

躔言李鄭將見擢用為台輔也郎官象列宿諸侯象四七宰相法三台皆星躔也懇諫切田匡鼎鼎言李鄭

諫諍如匡衡也前漢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諸儒引服虔

來張晏曰衡少字鼎衡懷便官及有政議傳經以對清苦建志入太文子受業善著文作者秋左氏傳解以孝廉李

輸鯁直過一作逢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軫黎元疾苦駢

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編不過用鯁直以進當為正陶甄之

肝食之憂下則血黎元疾苦之望如此則可以畫像於雲臺而書名於簡冊然畫像紀功者果何人耶而二公曾不與焉故子美惜之也

後漢馬援傳顯宗畫建武中各臣列將於雲臺又吳祐傳父校為南海太守殺青簡寫書注以火炙簡取其青書後不盡謂之汗簡也

行路難何有

古樂府有行路難篇

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

控鳴絃

言戢飛之疾如箭之急欲前往以求乎禪法也

身許雙峰寺

釋氏要覽雙峰寺在鄧州雙峯寺

下昔晉武侯曹叔良宅建為賢林寺雙峯寺即寶林寺也

門求七祖禪

按佛書毗陵口雙峯寺佛毗舍溫佛拘翼佛

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謂之天竺七祖其所說之偈乃

前人大祖慧能皆入城於唐睿宗先天元年而子美於是年始生六祖之道至肅宗上元初方盛故肅宗自曹溪請其衣鉢歸內供養子

美於盛時漂泊在蜀以此考之則六祖與子美蓋同時先後人也故所求禪言七祖而不言六祖也

落帆追宿昔

衣褐向真詮

言於彼處落帆乃是宿昔之願其衣褐之身專為依向真詮之法也

安石名高晉

甫自注曰鄭高簡得謝太傅之風斐爾謂此以謝安比鄭監之有盛名也

昭王客赴燕

燕昭比李之芳喜佳客也

途中非阮籍

子美自喻也嘗阮籍傳籍率意獨駕不由

輒逾哭而反

查上似張騫

查與騫同言一公之尊奮如張騫之乘槎上霄漢非阮籍哭窮途之

流也或曰顧德元年遣李之芳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按集有哭之芳詩曰奉使失張寯蓋此事也甫依此詩在大麻二年上距

廣德二年之芳奉使之後九二年矣斐爾按漢書張寯以郎應募使西域窮河源之遠即无乘槎之說惟張華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

上每年八月見際接來丈夫期多齋一年糧乘之十餘日忽至一處

有城郭屋舍宮中有婦人織見丈夫牽牛者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問此是何如答曰君至蜀訪問嚴君平還後必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女即此人

宗懷依荆楚歲時記乃引博物志謂漢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查而去見一女織一丈夫牽牛飲何得精機石還為東方朔所識今子按宗懷所言既引博物志而博物志不言張騫則知宗懷之謬可不攻而自破矣前輩詩往往有言張騫槎者乃相襲訛謬矣然則子美其亦承襲多訛教縱出

難詩斷不足信也披拂雲蓋在

為雲乎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

披拂是淹留景不延年已老矣風期終破浪水恠莫

飛延言我之風期必破三峽之水南下而滯故里告尔水恠母吐

也南史宗慤字元幹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他日辭神女傷春

年少問其所志否曰願乘高風破万里浪

怯杜鵑必在暮春是以巷聞杜鵑之啼也淡交隨聚散

子之交澤國遶回旋本自依伽葉何曾藉偃佺

錄王中字簡栖依頭陀寺理法師景行大如葉夫涉切言寓居葉故以頭陀為稱首注大如葉佛大弟子也何曾藉偃佺藉蒸偃音溼佺音詮劉向列仙傳偃佺者槐里山采菜父也好食松實形体生毛長數寸能飛行逐走馬

眇弥珍切斜視也每峯即江州庐山也庐山
記東南有香炉山孤峯秀起游氣分盪
橘井在郴州神仙傳蘇耽鑿井種橘
以救疫癘以井水服橘葉即愈矣
故御曾鶴之不若也東華表柱有鶴巢其上自
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是方人
民非何不李仙家業

東走窮歸鶴窮不能歸

南征盡跼焉跼未戒之時下際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鳥跼跼

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塞悉則切也

頭謂頭也顧凱丹青列謂顧凱之畫列於壁而可觀也

陀琬珍鐫陀寺碑頭陀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敢寓言於雕篆

衆香深黯黯衆香

幾地肅芊芊幾地謂學氏自第一也至

勇

猛爲心極清羸任體孱孱弱也

金篦空刮眼釋氏理

鏡象未離銓鏡象一作平等言鏡中之象未離

良醫治目即以金篦刮其眼膜

忘然全斯乃為
書文字道也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